

許指嚴著

清史野聞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清史野聞 筆記 小說

中華民國五年三月三版

全書洋裝一册 定價大洋一元

著者許指嚴 校勘者包醒獨 印刷者國華新書局 發行人舒文 發行者各省各大書局 分售處上海益新書局 代發行

總辦事處上海九龍地露香園路吉安里 總發行所上海五馬路麥家園 國華新書局 國華新書局

上海國華新書局發行

筆記
小說 **清史野聞目錄**

藩變拾聞	一	二一
奢嫡誌	二一	二九
奢嫡續誌	二九	三五
王妃案	三六	四〇
慈禧垂簾記	四五	五〇
拳亂撫談	五六	六〇
三大吏別傳	六七	七二
老慶記公司	八一	八七
妖術	八八	九五
宗社黨軼事	九五	一〇五

筆記
小說

清史野聞

武進許指嚴著

史 料

藩變拾聞

清初耿藩鎮閩驕橫恣肆其部下皆虎而冠毛角爪牙悉具浙閩總督范承謨清剛自勵輒欲以義裁之耿積不平及撤藩議起耿已密通於三桂承謨有幕客二人曰雷永仁曰周伯玉永仁多智謀爲范氏上客伯玉則年少瞻才華書記翩翩不讓陳留阮氏也范氏亦重之伯玉父又於范氏爲通家友誼曾有托孤之約故范氏之護持伯玉分則賓主學則師生而情則父子且有坦腹東牀意宜乎其恩禮備至也顧伯玉倜儻好讀書不屑屑於家室行樂平時激昂議兵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卽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以故范公雖有此意在伯玉則未足爲移情也一日范公偶邀飲燕寢范夫人及女均以通家禮相見伯玉睨所謂女公子者年可及笄貌不啻天人若有所根觸忤然久之幾失容止及入席范公以手覆瓿而歎曰若父與老夫締交燕京患難相共幾

及十年。肺腑無所不語。不幸中道撒手。黃墟舊話。思之腹痛。猶憶臨危。易簣撫几。欲言頻頻。目視愛子。而以遺囑付老夫。則皆他日室家嗣續之語也。爾時情景。未敢去懷。顧不卽以兒女私情相款者。欲以冷淡促子之勵志耳。今旣才識漸充。年亦逾冠。老夫業已欣然告慰矣。行將涓吉使息女奉箕帚。雖甚窮陋。尙能以德事君子。幸勿鄙夷庶老。夫亦獲見。若父於地下。伯玉離席聽命。感激泣下。請歸告母而成禮。范公諾之。旋訂以一月後爲佳期。不十日而耿藩之變作。范公家屬五十餘人。悉被幽囚焉。

先是吳三桂反。檄甫傳。同時卽有兩藩緩撤之命。而精忠部署已定。意殊猶豫。范公方入賀。且欲披瀝進諫。以泯其猜嫌。藩下左右翼總兵曾養性。及江元勳。主叛者也。因獻密謀。且脅耿曰。督臣來爲滿廷偵諜耳。吾輩舉止已入其目中。強爲掩蔽。亦何益。彼滿人欲離吾輩。黨羽徐圖翦除。豈果有愛於靖南哉。今事垂舉而中止。徒中其計。且墮將士之氣。辜豪傑之望。他日悔之。噬臍無及。王其善自爲謀。精忠曰。吾意正甚。范也。此老木強。但知忠於清室。今當何以處之。非然者。吾意蓋早決矣。曾養性曰。王果內斷於心。此木強者。亦何足畏。卽其來而擒治之。若割羊豕耳。精忠曰。此老雖頑固。然尙得人心。

殺之恐不足以鎮撫部衆。江元勳曰：然則羈縻之俾不絕，且勿令掣吾輩之肘可矣。精忠頷之。乃拘范公，閉別室。同時卽令藩兵悉捕其家屬，并及永仁、伯玉，各以一室隔之。不令得通語言。又提其眷屬入內室，無異掖庭，沒入矣。

范公有夫人郭氏，婚妾三人，子婦各四，孫男女十餘人，女二已嫁。字伯玉者，乃郭夫人之猶女，實范公姪也。幼孤露而絕慧，美范與夫人俱憐愛之，故養爲己女，名之曰眞。十餘齡而已，徧通經史，餘暇事女紅，輒如夙搆。諸姊妹歎勿若也。嘗與藩下諸貴人家通讌，會姬姜，姝豔鬪媚，爭妍獨眞。順至則幽閑靜好，光照一室，才色並茂，自然冠倫邁衆焉。精忠固聞之，欲攘爲姬侍，顧譚范公嚴正，未敢發也。耿亦有女數人，爭欲得美壻，常於游戲熱鬧場中，臨街施錦步障，珠簾掩映，飽窺墜鞭。公子走馬王孫，而因之擲果牽絲焉。伯玉偶過之，諸女驚爲奇貨，視若禁嚮，乃用白羅巾挽同心結，循拋物綫，式一擊適中。伯玉之頂，伯玉大驚，俛仰環視，則上下皆錦花鬪，匝無隙笑聲，隱隱出其間。苦不得見面，昔人詠簾詩，所謂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者，情景髣髴似之。無何，樂聲大作，有衣冠者雁行而出，代小婢執絳紗燈，俊僕手捧飾衣數襲，一老者

從其後。伯玉方。矐胎。注視老者。長揖而言曰。主人有命。請公子更衣入見。伯玉惶遽曰。吾途人耳。安足以辱吾子。爾主人素昧生平。得毋誤耶。老者曰。吾實耿府之家令也。主郡主婚嫁大事。今者天作之合。郡主所拋之同心綵結。適壓君冠。君之幸亦郡主前緣。幸踐良時。勿辜美意。伯玉大嘆曰。吾已有妻。奈何作此態。老者曰。吾王有命。凡受拋者。必有緣。固無論其有妻無妻也。曾吾王命。而可以勿遵耶。古人云。破家縣令。何況吾王。先生之福不淺哉。伯玉仍枝梧不應。老者恚曰。君胡芝秀其顏。而茅塞其心也。糟糠之味。何足論。君若爲南府東牀。朝白丁而夕紫金矣。尙何所不足於君。而斤斤以有妻爲榮。吾意際遇若此。雖有妻亦當諱之。君誠少不更事。交臂失此。其毋悔苟。卽見機速更衣赴賓館。猶可及也。伯玉固辭不肯行。方相持間。忽侍衛出。旁舍挾伯玉行。疾如風。口方欲呼。籲噤若不能聲。旋入一耳室。仍由老者捧衣進。奉強持伯玉。伯玉急不得脫。因哀老者曰。吾實范督東牀也。今居其幕中。卽背約亦當告絕於彼。婚嫁大事安得如許。草草老者曰。然則子自往見靖南王。稟陳可也。伯玉不得已。遂從老者行。顧精忠。於聲色。置伯玉他館。三日而事大變矣。

伯玉以訪友出督署方約其僮語永仁等晚歸踐局戲之約既而徹夜不歸永仁等大駭謂伯玉向無花柳之興殆遭意外邪事爲范公所聞疑詫愈甚乃遣偵騎四出迄無所得以爲必有仇人肆虐無端被害矣時婚期已近驟遭此變合署無不失色真順聞之獨私告其母曰周君恂恂儒雅非與人爲仇者也出行坊市繁盛之地且在晡前非暗殺之時地也奈何遽以遭害疑之兒聞耿藩部下多選壻之謬舉羅羣少年之美者以供諸姑姪娣之面首其事絕穢而其名頗豔如某中表者今非爲所棄而得歸者耶周郎殆入此色網不能自脫耳吾家根兒及張媪常出入藩府者盍令彼二人內外夾探之不難摘奸發伏矣郭夫人大然之姑不以告范公立遣根兒張媪往根兒者范公舊時廝養隨范南下頗與藩下諸人相稔張媪則曾侍真順赴藩府讌會者能徧識府中婢妾郭夫人命僞爲饋遺者然根兒旣入見諸從者有所摒擋忙碌殊甚根兒問何爲諸黠者多不肯言愿者則告以郡主且贅壻吾儕當飽啖喜筵也根兒問壻爲誰俱答以不知最後則但言壻殊未肯尙主將以第二人遞補矣根兒問何謂第二人愿者曰郡主所選男子本不止二人惟正壻久虛今方獲一冠玉少年顧彼獨不願與郡

主爲耦。雖羈縻之。亦何益。聞明日尙不決。將以他人庵代耳。根兒心忤然。欲一覘焉。乃徧覓府中婢媪。求其指導。果得女總管某氏之許。可雜入家人叢中。往求甥館所在。遇張媪亦奔走其間。僞若不相識。既而見諸婢媪與健兒僕役遊戲跳盪其間。互相騰笑。皆曰。個男子爾。許癡騃耶。捨天上神仙不配耦。彼殆欲成仙作佛邪。不知仙佛亦有因緣。此等腐儒直妍皮包癡骨耳。根兒知語有因急混入小廝隊。逼視則銅窗鐵檻中有俊男子科頭上視。仰屋若有所思。絕不旁視。固嚇然。識爲伯玉。而環其旁者多粉白黛綠珠香玉笑之儔。對之作太息聲。或彈指詬詈之者。伯玉掉首如不聞。根兒曰。咦。是矣。當急歸報設法救之。是夕張媪亦歸。詫曰。姑娘真如神也。

范公謂真順曰。子能料事如睹。亦必能脫彼於厄。若聽其遷延。勢且中變。然直接向耿藩索人。急急亦必生變。今欲爲萬全之計。使伯玉出險而耿藩不復尋仇。子能爲女界智囊否。真順曰。此非兒之所能及也。卽有計亦未易實行。范固問之。真順頰若不肯出諸口。范曰。予知爾非尋常女子。故不避小嫌而問策於爾。今作覲覲小兒女態。殊非予之所望也。第言勿隱。無論若何當爲爾施行。真順乃侃侃而言曰。耿藩不道。前者悍

僕四出強奪民女以充下陳吳越間失女喪妻者不知凡幾今又託名相攸縱女誨淫其惡直堪髮指周君不幸陷於此阱士可殺不可辱以周君之品卜之恐遭不測耿之魚肉部民固視若無足輕重而兒以父母之命非私情廻護者可比安敢坐視不救兒聞耿有母周太夫人者曾以端莊賢淑稱耿家人莫不畏之願以佞佛好靜不復問外事子女輩遂敢橫行若此兒昔曾於某府盛筵中遇之蒙其青睞兒儻自往見周夫人直陳衷臆事必有效第恐婦身尙未分明內顧之慚轉不能無耿耿於瓜李嫌耳范鼓掌大喜曰兒計甚善速行速行勿拘瓜李之迂詞致誤極危之大計兒其勉之真順卽日挈婢媪往耿府求見周夫人夫人平時頗養恬密不恆與戚屬相見聞真順名不甚了了至使婢媪再四傳問知爲范督女勉許之及入虛堂精舍旃檀馥郁如過古剎僧房又似深山中蘭若華嚴世界現於彈指間者真順悚然異之因歎曰不意紛華侈靡中有此一服清涼散惜自修善果終無補於族誅之禍也小婢乃引真順揭簾進見周夫人投塵於禪榻迎之入座澹然如老衲嘆曰子非某令孀耶胡不忘老婦而下顧真順垂涕汎瀾合十作禮悲音而謝曰太夫人許兒一見奚啻楊枝灑露兒身遭大難非

老夫人莫能救。苟獲一言感且不朽。周夫人始驚視。問所以。真順述伯玉被羈事而說。言新婚甫三日。夫人爲之惻然。乃令小婢傳命召女總管。至女總管者。府中女媪之領袖總掌家事者也。真順屏息以待。未幾。女總管至。周夫人詰以伯玉事。女總管似色然。驚強自鎮攝。固言不知。周夫人怒。加以責讓。女總管始允立往辦理。去有頃。則入。踞而自陳。失察之咎。且言周先生已在庭外候命。周夫人乃命肩輿送夫婦歸。并贈以綵絹。釵鈿及金繒諸物。且深自引咎。欲令耿藩躬詣督府謝過。真順長跽而請曰。此非兒之初願也。太夫人苟卵翼吾父女而使之安枕者。則莫若置後事於不問。不然。藩下健兒皆有虎視眈眈不甘屈下之意。反傷太夫人與王之盛德。兒夫婦尙得一席安乎。周夫人恍然有悟。頷之者再。既而歎曰。人情大可見。吾安知死所哉。淒然淚下。真順婉勸之良久。始登輿而歸。范公告其僚屬曰。此不獨鍾建季辛之恩也。吾輩不可不爲之促成其美。卽日備洞房花燭行合。香禮焉。內外罔不豔傳其事。待曉堂前洗手。廚下伯玉小夫婦正以此時出拜。范公公命饗之於燕寢。酒酣。真順轉杯而興曰。吾夫婦幸免生離。皆長者之賜。雖然。已往之事何足論。未來之禍憂方大。其兒心有危。敢不以告。今日一

堂皆骨肉絕無他人言之當無害藩下不日有大變公盍請於朝廷早自勇退毋被玉石之焚也范公聞言愀然若有所思郭夫人止之曰兒勿爾今日且盡歡奈何遽作蕭瑟語范公曰兒言是也吾且思之明日可再議酒罷眞順謂伯玉曰耿藩旦夕必跳梁其禍已在眉睫夫子能勸吾父速去此者其功德不在趙朔李固之客下否則夫子亦當先去母爲與吾儕同盡也伯玉曰卿之前說是也吾當竭心力以爲之若後說則吾受恩於公同於罔極豈容舍之而去卽不然吾忍捨卿而獨樂邪眞順泣曰君誠多情人也奈時勢何妾聞君本孤子承祧數家安能以身殉私族苟於義爲未安無已獨不可存范氏之後與程嬰杵臼媲美乎伯玉憮然曰卿知我心事急當圖之今尙非其時也眞順曰妾意不然計不可不豫定伯玉乃允以嬰臼自任眞順謝之於是夫婦皇皇作補牢計衆猶懵然也

伯玉夫婦成婚之次日吳三桂之反檄已至耿藩幕下皆厲兵秣馬輜重行轡徹夜整備督府中人亦微知之故眞順有急流勇退之請范公意甚不願臨事苟免又先有求去之奏清廷未允故覺進退兩難越三日而尙耿兩藩緩撤之旨下聞者莫不欣喜獨

真順憂戚如故。伯玉曰：藩不撤則叛，無由作反。側子自安，非吾閩之福耶？真順曰：君殊未窺其深耳。三藩必反之勢，由於驕暴之惡積，重難返者半而爲部下所劫制，各有擁戴主將之心，以博非常之富貴者亦半也。此中消息植根已深，非一朝夕所能消弭。今滇事已發而兩藩故作觀望，坐取側足之利耳。非真有忠愛朝廷之實心。滿廷亦熟知之，非果有赦罪之本意也。惟恐不逞連合，困獸奮鬪，故以緩撤爲餌。在藩下諸人寧不知之，且滿廷弩末之餘，惠不若逆藩方燭之狂焰。何況約縱之盟，形同水乳。陽雖聽命，陰實生心，以愚測之不日便當反覆矣。伯玉歎曰：卿誠洞見癥結矣。其奈老父死事之計已決，何真順曰：妾意欲求老父即日奏請陛見，而對耿藩，則謂朝廷有密諭，以不能預防海寇嚴譴，發往湘鄂軍台効力。即日成行，耿藩知老父非附己者，惟恐去之不速。且此時逆迹未著，老父之去，彼如拔眼中之釘，若變患猝起，則羅網已成，不容復脫。必死之而後快矣。伯玉以爲然，乃急進說於范公。范公初不允，繼而引前使者之粵東以計脫，尙之僑之陋爲言，且謂徒死無益，設至京師告變，可以居首發之功，且保全百口。未始非計。范公始首肯，蓋撤藩之請發於尙，可喜。及使者戶部尙書梁清標、郎中何轟。

祐至廣東可喜已拜詔如儀矣夜就賓館環帳房皆勁旅露刃注矢鼓三下聞介馬聲何嘉祐驚起曰事急矣卽叩梁尙書白事耳語移時旋燃燭草疏鼓未絕而疏成詰旦可喜率之信及諸統領詣使館齊聲懇啓行艱難願暫守廣中尙書遽起拄司賓口曰止止拜詔尙未竟何便遽言啓行吾等陛辭時上密諭使臣謂王勞苦異諸藩當永鎮南疆而昨以通詔不可異故俟茲密宣今所撤獨平西藩耳王未當行而曰啓行何也可喜等皆錯愕各相視曰可信乎尙書探懷中出疏與之曰此覆疏也可喜及諸將傳視畢梁尙書曰吾已宣諭訖可以覆矣叱具案鼓樂遂拜使使負疏行可喜等色始下牽諸將詣案謝之信徘徊未肯前可喜嚙其指曰幾負聖朝歡宴三日而去設非何郎中二使者殆矣及過閩梁尙書與范公故交悉以告故真順等得聞其事至是以爲言才逾數日耳范公心動歎曰虎狼誠不可與居也旋召嵇永仁入計事永仁言突以密諭求去耿藩必見疑不如先入賀覘其言動然後進說范公以爲然不意甫入藩府而難已作范公猶欲以忠懇之詞希冀有所感動精忠猜忌益甚不復計是非岸然爲斬除之事矣真順之偕伯玉進說而得范公允許也方退而屏當行李卽日爲出險之良

圖郭夫人亦命其子婦理篋笥時二女亦在署中皆待范公事辦而後發未幾蒼頭入言范公將往藩府具賀衆欲阻之眞順忽泣下曰殆矣老父爲必永仁所誤今罹虎口矣郭夫人急遣使詣問永仁則范公果不入內寢己輕騎滅從去於是署中洶洶若有大禍將至臧獲輩莫解其故眞順乃戒家人曰吾輩勿惶遽卽有變亦當從容以死况未必卽死也妾意小張最忠勇能負福官他匿取道北上此爲最佳乳母某氏助之卽赴京中次公第中覆巢完卵爲今日救急第一上策次則伯玉速離此間赴泉漳海上遊說鄭氏他日或可爲報仇餘地徒留此間盡無益也伯玉毅然不肯去且曰吾獨不能遊說耿藩使保護范公全家耶眞順曰大丈夫當識時務何爲拘拘小諒耿藩爲人亂暴子所深悉尙能與之爲善乎惟鄭氏饒有故國之痛臥薪嘗膽夙有雄心或者可藉手一振此功名之機會也妾願君能見其大伯玉曰吾曩者已有嬰白之約矣不得已其挈福官以往乎福官者范公冢孫乳名也時已十餘齡卽眞順所謂將託之小張乳母者眞順曰此亦非計彼等但入都則可免禍豈足了君之志事哉君如覘鄭氏不足爲則滄波壺嶠間大足安高人之芳闥僕僕軟紅塵終不可污君之素節君以妾言

爲有價否於是伯玉慨然太息曰卿誠卓識吾請去頽然欲拜郭夫人與真順俱沈瀾不可仰正相持問家人報緹騎已至但云藩下將有兵事王命取督署全眷入府藉可保護總督則已留府中爲上賓參謀矣語畢遂驅衆速行頗具肩輿真順泣曰此詐也得死爲幸願見伯玉駭曰君猶未去耶伯玉悄然不答當耿藩調帥發餉謀應三桂周太夫人泣而出謂精忠曰三世恩寵及子而斬何以見祖宗於地下老婦請先死於此毋令晚年見族誅之慘也精忠大驚亟令侍衛扶其母入頓兵不進者累日會三桂以大將軍金印至大喜受朝賀卽日促出兵周太夫人又大泣力阻精忠陽諾之令婢媼等隔絕消息不令聞知會范公正諫精忠怒又欲殺之旋爲周太夫人所聞益痛哭曰子戕命吏禍且滔天吾恨不卽死也精忠乃許羈繫范公全家不加殘賊周太夫人卽索郭夫人及真順等就己曰吾姑作一日之保障亦佳旣而真順語於周曰吾夫伯玉少有雋才磨礱欲求世用今幽滯如獄囚卽不敢遽邀將軍之寵信獨不可試之以事乎妾聞海上鄭氏雖允聯盟輒以索地相齟齬遂致兵機大挫此實兩國情勢未洽之故耳如有機智之使能疏通其間事不難就緒也將軍其有意乎周太夫人愛真順甚

果爲之言於精忠時精忠正患鄭氏崎嶇海上動掣己肘又喜其母之肯薦賢則必贊成己之所爲乃急命伯玉入見伯玉已得真順密約故頗銜其才且微表求用意精忠大喜曰吾之陸賈隨何也爲裝置幣物車馬推轂而送之伯玉既出散其財於海賈往來日本台灣間積貲頗富每歲必入閩覘耿藩舉動求范氏消息設計欲救之如是者三年卒不得乃起宅泉漳間自稱姓名高登凡鄭氏部下無不相稔日夜結納健兒富豪爲拔出范公全家計

青鳥西飛竟未還徐市一去無消息耿藩之遣伯玉方盼好音卽至乃數月不獲一報因疑真順等誑己屢欲藉考問刦制之俱賴周太夫人保護得免無何耿藩告其母曰鄭氏不道囚吾良使才矣幸蘇武抱忠持節不屈雖然設有變吾媿對范夫人也母以告真順真順竊喜頃之真順入見周太夫人哭之慟出懷中一書上之則伯玉之絕命書也周曰子何以能有是真順曰泉漳敗卒之所攜歸也吾輾轉得之以詢耿耿亦於是日得伯玉臨命時報謝書於是深爲悼痛命具衣冠葬之閩江邊賜祭頗豐真順以未亡人名義輒請優待范氏力言范公之無他周太夫人亦以爲言耿漸憐閱之願時